

第一章

早 期 间 谍

- 良臣择主而侍，英国“骑士之花”决计为法王效尽犬马之劳。
- 亨利三世诱杀了政敌，自己也未能躲过刺客的剧毒的短剑。
- 明明“已经烧掉”的文件竟然出现在国王的手上！

在早期的法国，尚处于雏形中的法国秘密情报活动更多地被用于国内政治斗争。专制政体用它来剪除异己，维护统治；意欲摆脱中央控制的封建贵族用它以毒攻毒，反戈相击。法国的政治舞台变成了生死场，今天你惨遭暗杀，明天他喋血街头。在政治斗争的刀光剑影中，间谍成为嗜血的代名词。秘密活动使法国政治舞台充满了凶险、诡诈、流血……

骑 士 之 花

13 世纪的欧洲各封建公国彼此隔绝，往往没有外交和贸易联系，各国彼此间更无力组织起卓有成效的间谍活动。然而这一时期法国却发展了一名重要间谍，令欧陆其它各国羡慕不已。这就是坦伯维尔爵士——法国历史上最早的间谍。

公元 1294 年，为统一法国领土，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率军同盘踞在法国西南部加斯科尼的英军开战。一鼓作气的法军将英军

驱逐出加斯科尼地区，并俘获了英国著名骑士托马斯·坦伯维尔。

坦伯维尔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虽然其父早亡，家道中落，财势两衰，然而坦伯维尔却以英勇善战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在英国骑士团中颇受重用，同时赢得了“骑士之花”的称誉。此次英法两国战端重开，烽火再燃，坦伯维尔带领他的三个儿子主动请缨，被任命为英军副帅。

英军主帅戈特普嫉贤妒能，把声名显赫的坦伯维尔视为眼中钉，意欲除之而后快。在一次战役中戈特普坐视坦伯维尔父子四人陷入法军重围，自己却按兵不动。一场血战结束，坦伯维尔父子东突西杀，血染战袍，手下兵将全军覆没，三个儿子一死二伤。坦伯维尔和他的两个儿子最终被法军俘虏。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听闻英国的“骑士之花”被法军抓获的消息，心中非常高兴，意欲招降坦伯维尔父子为己所用。

腓力四世非常清楚，骑士不侍二主，一名骑士无不视荣誉和忠诚为生命，作为“骑士之花”的坦伯维尔更不会轻易为法国效忠。腓力四世知道，必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能打动这位英军副帅的心。腓力四世一方面命人为坦伯维尔父子止血裹伤，一方面厚葬他的大儿子，同时派人规劝说，“英军统帅戈特普不发援兵，有意加害你们父子，即便放你们返回英军大营，原形毕露的戈特普必然还会再次谋害予你等，权宜之计不如在法国养伤，暂且为求贤若渴的法王工作。”权衡再三，有家难回，有国难投的坦伯维尔终于同意暂且留在法国。

斗转星移，转眼过了半年时间法军在一次战役中斩杀了英军主帅戈特普。腓力四世召见坦伯维尔父子，告诉他们戈特普已死，他们可以返回英国了，但必须为法国工作。此间的坦伯维尔已被法王为他们父子所做的一切所打动：锦衣玉食，大片的土地，更让人感动的是在巴黎受到了从未领受过的礼遇。另外，这半年间，坦伯维尔也对法国国王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腓力四世年轻有为，志存高远，不愧一代明主；而英王爱德华一世却不理朝政，

听任奸臣当道，任人为亲。良禽选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坦伯维尔决计为法国效劳，以报知遇之恩。离开法国时，坦伯维尔没有将两个儿子一起带走，而是主动将他们留在法国作为人质，以示自己对法国国王的忠心。

1295 年，坦伯维尔回到英国，诡称是从法国俘虏营里逃出来的。英王爱德华一世召见了，授予他爵士头衔，并且由于他在军事方面的经验而被任命为御前会议成员。所有这一切为他的间谍活动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御前会议所作的许多决定常常在送给英王阅览的同时，也被送到了法王的手上。英国军队扩充、调整和部署的情报也被坦伯维尔源源不断地传到法国。凭借这位“骑士之花”提供的准确情报，法军在阿图瓦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一举歼灭英军 25000 人，收复了西南部大片领土，把英国占领军压缩到一个狭窄的沿海地带。为使英军两线作战，坦伯维尔还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煽动暴乱，一时间使英王无暇他顾，疲于扑灭自己后院之火。

然而，坦伯维尔的间谍生涯并未持续多久，他向巴黎传递的一份情报被英国截获，他的间谍身份暴露无遗，终于被送上断头台。得知此消息，法王腓力四世哀叹道：“骑士之花凋谢在不列颠”。法王同时封授坦伯维尔在巴黎的两个儿子以爵士头衔，并承袭其父在法国的领地。

隐 形 间 谍

16 世纪 80 年代，由来已久的英法之争刚刚告一段落，法国国内天主教和被称作“胡格诺派”的法国新教之争又开始演变为你争我夺的血腥残杀。由于国王亨利三世对胡格诺教派作了过多让步，导致天主教徒的强烈不满。在西班牙的支持下，亨利吉斯公爵领导的“天主教联盟”向国王宣战。双方几度兵戎相见，国王的军队常常是铩羽而归。在天主教联盟兵围巴黎城之际，亨利

三世以谈判为由将亨利—吉斯公爵诱人城中，然后派情报人员刺死了这位叛军头领。

失去了头领的“天主教联盟”并未“作鸟兽散”，吉斯的弟弟和妹妹成为天主教联盟的新盟主。失去兄长的蒙邦西厄女公爵决心不惜任何代价除掉国王。她决定以牙还牙，选派得力的杀手去行刺亨利三世。女公爵最终选中了多米尼克教派的修道士查克·克列曼。

克列曼是远近闻名的神秘主义者，他信奉天命，长年修炼隐形之术，自认为可以来去无踪。蒙邦西厄女公爵抓住克列曼自命不凡的特点，吹捧他命中注定将成为改变法国历史的人，并许诺事成之后克列曼可以成为红衣主教。

尽管克列曼自诩已掌握隐形之术，蒙邦西厄女公爵却不相信这一切。她十分清楚，如果直接派克列曼潜入警卫森严的宫廷去行刺国王，无异于飞蛾投火。只有瞒天过海才能接近亨利三世，从而一击得手。思维缜密的女公爵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当时亨利三世已逃出都城，巴黎被天主教联盟占领。虽然国王仓皇而去，可是国王的家眷和许多大臣都滞留在城中惶惶不可终日。蒙邦西厄下令逮捕这些拥护国王的人，总共有 300 多人被投进监狱。女公爵猜测，这些人尤其是国王的家眷必然会写求救信，并找机会托人捎给国王。这样，克列曼就可以送信人的身份去接近国王。果不出所料，当克列曼以修道士的身份去给被捕的人们讲经时，有人托他把求救信捎给国王。这些国王的拥护者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封信不仅不能拯救他们自己，反而让国王赔上了性命。

1589 年 8 月 1 日傍晚，亨利三世不安地在帐中踱着步。去巴黎探听消息的人已派出了一批又一批，没有一人返回。妻妾和群臣至今未脱离虎口，不知是死是活。自己派人刺杀了吉斯公爵，可公爵的弟弟和妹妹也并非等闲之辈，他们决不会善罢干休，不会

放过自己的家眷和群臣想到此处，亨利三世追悔莫及，真不该派人行刺吉斯公爵，更不该介入宗教冲突，疏远天主教势力，以致自己妻妾不保，国王难做。

亨利三世正在叫苦不迭，帐外有人来报，从巴黎来了 一位自称是反对天主教联盟的修道士，带来了国王家眷们的求救信，并有机密相告。亨利三世连忙吩咐把送信人带进帐来。克列曼走进国王的大帐，搜身的卫兵没能发现他藏在袖中的短剑。就在国王埋头读着求救信的时候，克列曼迅速抽出袖中的短剑，猛然向国王的腹部刺去，由于用力过猛，这把涂过剧毒的短剑全部插进了国王的腹中。可怜的亨利三世只喊出一个“抓”字就昏厥过去。

可笑的是，在卫兵冲进大帐之前，克列曼并未趁着暮色掩护逃离险境，他死到临头还相信自己有特异的隐身功能。国王的卫兵冲进大帐将克列曼团团围住，顷刻间乱刃齐下，这位做着红衣主教梦的修道士在惊恐中化作一团肉酱伤势过重的亨利三世也于第二天不治身亡。

后世谍报史学家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指出，“在法国早期的秘密情报活动中，蒙邦西厄女公爵无疑是一位成功的擅于使用间谍来完成重要使命的女大师”

比 隆 之 死

亨利三世被刺杀后，亨利四世继位。当时，胡格诺教和天主教之间激战犹酣。西班牙也乘机入侵法国。面对内忧外患，新任国王决定同天主教联盟妥协，宣布放弃胡格诺教，重新皈依天主教。至此，多年的宗教战争终于结束虽然国王表面宣布放弃胡格诺教，但是，他内心深处却仍然同情多灾多难的胡格诺教徒。为安抚胡格诺教派，亨利四世颁布了特赦令，给胡格诺派以信仰和礼拜的自由，并使他们享有重大特权同时，亨利四世又着手巩固君主政体，削减大臣手中日益膨胀的权力。战争使一些大臣们

重权在握，为所欲为。

亨利四世对胡格诺教的宽容以及对重臣削藩减权的做法，引起许多在战争中支持他的上层人物的不满，其中包括法国军队的比隆元帅。

战争环境使比隆元帅权倾一时，大有声高震主之势。国王削藩减权，比隆元帅首当其冲。他最终决定推翻国王，并投靠敌国西班牙。比隆元帅同一些反对国王的政要们密谋勾结，准备将法国分裂成若干部分，并将其变成受西班牙保护的相对独立的领地。然而，正值叛国者们紧锣密鼓地密谋之际，东窗事发。

比隆元帅的阴谋之所以败露，是因为他身边出了叛徒。拉芬，一个深受比隆信任和器重的人，出卖了自己的主子，充当了国王的间谍。

拉芬出身于殷实之家，18岁时被征招到军队中，后来成为比隆元帅的帐前书记官，是比隆的几名心腹之一。拉芬全家都信奉胡格诺教，连年战乱使之深受其害，他的父母在战乱中死于天主教徒的宗教仇杀。失去了双亲的拉芬对战争和战争的发动者深恶痛绝。他认为，在宗教战争刚刚结束、全国上下民心思定的时刻，比隆元帅逆历史潮流而动，勾结外敌，挑起战端，必将招致民众的唾弃，必败无疑。另外，比隆元帅有勇无谋，喜怒无常，爱慕虚荣，贪得无厌；所以拉芬觉得此人靠不住，“伴之如伴虎”。而如果站到国王的一边，不仅能够避免在比隆落败时自己成为殉葬品，还可以为国王所用，拥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于是他决心投靠亨利四世。为了取信于国王，拉芬决意献上一份至关重要的觐见礼。

一天，拉芬看到比隆起草了一份文件，详细阐述了叛乱行动计划，其中包括除掉国王的时间、地点、方式、参加的人员以及推翻国王后国家权力的分配方案等等。拉芬煞有介事地对比隆说：此文件极为重要，不应保留原稿。在他的提议下，比隆让他复写了一份，还亲眼见他原稿扔进壁炉中。

然而，比隆无论如何也未想到，拉芬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玩了一个花招，他只是把底稿扔到了壁炉与墙壁的夹缝中。事后，拉芬将这份底稿和其他文件连同比隆给他的信件，一起送给了国王。看过这份“杀机四伏”的文件，亨利四世大为惊恐，立即派人召比隆进宫。比隆元帅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最信赖的心腹已把整个叛乱计划交给了国王，他刚一踏进宫门就被国王的卫士们捆了起来。五花大绑的比隆元帅被推到国王面前，比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份明明“已经烧掉”的计划底稿怎么会拿在国王的手上？冥冥之中难道有神灵在助国王一臂之力吗？比隆被推上了断头台，在身首两端之后，依旧是两目圆睁，死未瞑目。

虽然拥兵自重的比隆元帅已被除掉，但是亨利四世知道比隆的同谋还大有人在，这些阴谋分子正在伺机而动，决不会就此善罢干休，必须斩草除根方能天下太平。国王让拉芬继续充当间谍查明比隆的余党。然而拉芬已经受到怀疑，因为在叛乱者内部了解比隆计划的人屈指可数，其间又有人发现拉芬曾秘密进宫。比隆的余党准备干掉拉芬。幸好拉芬嗅觉灵敏，及时脱身，得以幸免。经历此次事件之后，拉芬不敢在巴黎露面。国王派人把他严密保护起来，拉芬过起了隐居生活。数年后，拉芬不甘寂寞，回到巴黎。他以为仇家、特别是比隆元帅的旧部都已把他忘记。但是在一次外出途中，他却突然受到几名枪手袭击，在乱枪中结束了一生。

第二章

红衣主教的世界

- 一双湿鞋、一片水迹……小黎塞留看穿公爵的秘密。
- 铁腕政治家，情报界“鼻祖”。
- “法兰西之剑应该为国王翦除一切阴谋分子”。
- 弗盖尔的煽风点火，胜过十万雄兵。
- 马扎然用“离间计”平定“投石党之乱”。

黎塞留是法国 17 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鼻祖级”的谍报大师。他思维缜密，机出百变，以善于用间而著称，令其国内政敌无不谈虎色变。他组建的谍报网神秘诡谲，遍及欧陆，使各国君王吃尽苦头。

少年间谍

亨利三世被其政敌派出的间谍刺杀，亨利四世也没逃脱同样的命运。宗教战争之后，亨利四世励精图治，重建国家。他大力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经过一番努力，法国从内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一度削弱的君主政体重新获得巩固。正当亨利四世准备与宿敌西班牙作战时，公元 1610 年，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却将其刺死在马车里。

亨利四世死后，由他年仅 9 岁的儿子路易继位，称路易十三。因新主年幼，由母后玛丽摄政，但实际掌权的却是玛丽的宠人康锡尼。此人不学无术，好大喜功，将国家弄得一团糟，大贵族也乘机向国王进攻。正在这危难关头，红衣主教黎塞留出任首相，辅佐国王。为弹压各种反叛势力，黎塞留成立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秘密情报机构。

迪普莱西·德·黎塞留是法国一个大贵族家庭的幼子，他的父亲是亨利三世国王的宠臣。尚在弱冠之年，黎塞留就已出任宫廷的信使，来往于王侯之间，出没于将相府第。作为宫廷信使，国王时常让他以送信为名去探究政治对手的一举一动，他总是能够出色地完成各项使命。

国王的政治宿敌丹索克公爵秘密谋反。为障人耳目，麻痹国王，他放出消息说自己重病缠身，卧床不起，生命危在旦夕，暗地里却加紧联络反对国王的力量，以乘国王毫无防范之机，一击得手置其于死地。丹索克的深宅大院一时间成了反叛者的大本营。

公爵突然病人膏肓，这是国王始料未及的。多年的老对手即将离世而去，这对国王不能不说是个好消息。但是，这消息实在来得太突然，国王对之将信将疑，决定派小黎塞留以送信为名去探听一下虚实。在一个滂沱的雨天，黎塞留踏进了公爵府。他刚一跨进大门就远远地望见院落中停着一辆豪华的马车，雨幕中隐约看见一个仆人撑着伞，另一个仆人从车中扶下一位穿红衫者，匆匆地走进室内。这不是公爵平日出入乘坐的马车吗？谁有这么大的来头可以享用公爵的车？黎塞留心中暗想。

丹索克公爵趁着雨天不为人注意，出去联络另一位国王的政敌刚刚回府，正欲换下淋湿的衣服，有人通禀，宫廷的信使求见，说是有国王的慰问信交给公爵。丹索克明白，来者不善，国王明里是大慈大悲，暗里却是探听虚实。尽管来者不过是一位少年，丹索克还是匆忙爬上床合衣躺下，强作病容，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黎塞留被请进卧室，他一边宣读信函一边对公爵察颜观色。只见

公爵大人两眼紧闭，气若游丝，昔日的八面威风消失得一干二净。黎塞留心想，可以向国王交差了，也许自己前脚出门，公爵大人后脚就会咽气。

拜别公爵，正欲转身出门，黎塞留忽然发现了公爵床下的那双鞋，上面沾满了泥水，地板的一片水迹正在扩散开来。显然，鞋的主人刚刚从外面进来，再看床上的病人，厚厚的锦被下面露出公爵的红色绸衫。黎塞留此时方才明白，从马车上下来的穿红衫者原来不是别人，正是丹索克公爵本人。一位奄奄一息的病人怎么能够在这种天气里出门呢？丹索克公爵是在诈病欺君。离开公爵府，黎塞留火速赶回宫廷，向国王报告了详情。国王经过进一步探查，终于发现了叛乱阴谋，并将丹索克公爵及其党羽一网打尽。

在当时的法国，宗教对国家的影响源远流长，社会对教士这一职业极为推崇。黎塞留的父亲把儿子送进了教会，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出人头地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果然不负所望，21岁时就成为法国留索斯克教区的主教。1622年，黎塞留终于实现了父亲的梦想，荣任万众敬仰的红衣大主教。仅隔两年，在国家危难关头，黎塞留凭借自己的影响和八面玲珑的手腕，被路易十三国王任命为御前会议负责人，从此成为法国真正的统治者，始终掌握着昏庸无能的路易十三的统治权。

谍报大师

黎塞留是法国历史上著名的铁腕政治家，终生致力于加强王权工作。他在《政治遗嘱》中写道：“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的是使王国荣耀。”为此，他极为重视谍报秘密活动，建立起法国历史上第一个情报机构，因此，黎塞留也被谍报史家奉为法国情报界的“鼻祖”。

黎塞留走马上任之后渴望成就一番伟业。他天资聪慧，机敏

过人。少年时期的经历使他对宫廷中的尔虞我诈耳濡目染，深谙官场之道。他思维敏捷，善于分析，看待问题入木三分，其备了一个情报负责人所应有的素质。

黎塞留的情报机构人才济济，有解读密码的专家和仿造假信函的能手，还有一批专门供养的刺客杀手、神偷惯盗、亡命之徒。黎塞留利用自己红衣主教的特殊地位，广泛起用教职人员从事秘密情报活动，负有各种秘密使命的教职人员以宗教为掩护，把触角伸向全国各地，随时随地向黎塞留反馈各种信息。许多教堂变成了情报搜集站，遍布法国的教会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法国情报机构的有效延伸。借助教会的影响和驻外使节的作用，法国情报机关的境外秘密活动也极为活跃。在西班牙、英国和德国等周边国家，黎塞留的情报人员神出鬼没，为法国的对外政策极尽犬马之劳。周边国家的时事动态，从“神圣罗马帝国册封诸侯”到“哈布斯堡王室宠幸土耳其女人”从“英国军队装备新式大炮”到“西班牙大臣谩骂法国王室”，黎塞留足不出户即可掌握得一清二楚。

黎塞留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还确定了法国情报机构的对内和对外职能。对内职能就是维护王权的统治，对付来自国家内部的敌人；对外职能就是掌握主要国家的敌情动态，为对外政策服务。在王权统治危如累卵、专制政体四面楚歌的形势下，情报机构的对内职能是第一位的。“这把法兰西之剑应该为国王翦除一切阴谋分子，并随时准备给叛逆者致命一击”。

黎塞留上任伊始正值法国王权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包括王后和国王兄弟斯东在内的皇亲国戚，以及先前的宫廷宠臣蒙摩伦西·拉瓦勒特等家族都不满黎塞留所执行的内外政策，他们认为黎塞留的地位低于自己，不过是国王的一个臣民，怎能发号施令。不满分子阴谋除掉黎塞留，他们企图刺杀他，或使他失去国王的宠爱。有些地方发生了公开的叛乱。在镇压反叛的过程中，秘密情报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黎塞留说，“扑灭阴谋集团只有用恐

怖手段”。他手下的特工人员时常打入反叛分子内部，他们先发制人，各个击破。挑起敌人的内讧、刺探各种情报成为特工人员的“家常便饭”。绑架、暗杀、投毒更令叛乱分子闻风丧胆。一些没落的王公贵族投靠英国和西班牙，企图推翻路易十三的统治。为根除后患，黎塞留派出特工以逃难的胡格诺教徒身份到英国刺探情报，掌握确凿之后，将投敌分子一一抓回来，把他们送上断头台或使其成为阶下囚。

黎塞留借助情报机构、以铁血政策巩固了王权政治，同时使法国介入了三十年战争。这是一场由德国国内的宗教战争演变成的国际战争。德国的新教诸侯和天主教诸侯势不两立，你争我夺，形成两个敌对集团。教皇、德皇和西班牙支持天主教同盟，法国、荷兰、英国则支持新教同盟。战争之初，法国积极鼓动瑞典和德意志新教诸侯参战。法国的秘密情报机构也以此为中心全面运作起来。

黎塞留的间谍倾巢出动，他们在德意志广施离间计，使新旧教诸侯之间、教皇与诸侯之间的种种矛盾激化起来。法国特工人员特别善于使用把柄控制和物质利诱等手段进行策反，令天主教联盟内部裂隙迭现，不少人离心外向。天主教联盟首领巴伐利亚公爵被法国间谍收买后一度作壁上观，引兵逡巡不前，从而给新教诸侯以喘息之机。黎塞留又以激将法激得瑞典国王向德皇开战，借助法国特工人员提供的情报，瑞典军队有的放矢，连克德意志北部城镇，把天主教联盟杀得大败。法国特工人员还成功地在德皇和战功卓著的德国统帅华伦斯坦之间打入楔子，导致德皇最终派人刺杀了华伦斯坦，使德意志在战争中失去栋梁之才。战争后期，当德意志新旧教诸侯两败俱伤之际，法国军队介入战端，又历经 13 个春秋，终于成为最大的赢家。谍报史学家评价说：“在这场历时三十年的战争中，黎塞留及其领导的法国秘密情报机构纵横驰骋，机出百变，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情报机构的对外职能。”

谍报双雄

洛什富尔和弗盖尔是黎塞留情报机构两名最优秀的特工人员。洛什富尔极擅乔装打扮，常常打入反叛贵族内部，为黎塞留翦除政敌立下了汗马功劳。弗盖尔具有非凡的外资和谍报天才，三十年战争期间他常以驻德大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不择手段唆使德意志诸侯自相残杀。

在黎塞留执政的最初几年，以国王路易十三的兄弟加斯多为首的一伙人组织了一次反黎塞留的阴谋，阴谋者勾结西班牙企图劫持路易十三和黎塞留为使这起阴谋胎死腹中，彻底清除宫廷内外的政敌，黎塞留把打入反叛分子内部的任务交给了当时法国情报机构的特工人员洛什富尔。

洛什富尔乔装打扮成虔诚的卡普勒僧团的修道士，以朝拜为由来到了反法分子的大本营、西班牙控制下的布鲁塞尔。他千方百计地博得了西班牙反法主谋列克尤侯爵的信任。不久，列克尤把几封信交给他，请他带回巴黎。列克尤对他说：“你将为西班牙立下大功。”为表示忠诚，洛什富尔故意表示，要瞒过黎塞留的谍报人员而混进法国决非易事，必须改变装束才能蒙混过关。又经过一番“改头换面”后，这位老谋深算的间谍才动身上路。在半路上，洛什富尔秘密将信件捎给了黎塞留这些信是采用暗码写成的，法国的密码专家很快将它破译出来，使得黎塞留掌握了阴谋者的全盘计划。

法国谍报机关将密信拆阅后又重新还给了洛什富尔，他将信交给了收件人——家住蒙别尔街的拉波耶尔律师。法国谍报机关立即对这位律师进行全天候监视，发现这位律师的家不过是情报中转站，列克尤侯爵捎来的信件最终被国王的宠臣德·沙列伯爵取走。洛什富尔捎来的秘密信件中不仅讨论了谋杀黎塞留的问题而且还讨论了如何处死国王和王位的归属问题。这就使得黎塞留

以后能把阴谋家们以犯有谋杀国王及其神职人员未遂的罪名送上断头台。

法国谍报机关没有立即逮捕德·沙列伯爵，经过对其进行不间断的监视，又发现了其余阴谋者。沙列完全被蒙在鼓里。他继续派信使去会见西班牙国王，建议缔结秘密条约。西班牙王宫表示完全可以满足阴谋者的一切要求。但信使却在从马德里返回的途中被捕了。由此，黎塞留掌握了阴谋者所犯有的叛国罪的全部证据。法国谍报人员摸清了阴谋集团里勾结西班牙的人的全部线索，并将他们一网打尽，沙列也被送上断头台。

与其说法国是三十年战争中最大的赢家，不如说法国情报机构是最大的赢家。而作为法国情报机构王牌间谍的弗盖尔更是卓尔不群。战争期间他在德意志煽风点火，使新旧教诸侯彼此交恶，更是胜过十万雄兵。

1633 年春 弗盖尔临危受命 以法国大使身份来到德意志 明为法驻德大使，实为黎塞留手下的谍报干将。他此行的任务只有一个：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阻止新旧教诸侯议和，使德意志重开战端，千方百计削弱德意志的哈布斯堡王朝。当时的德意志经过多年战争，新旧教诸侯都已人困马乏，尤其是新教诸侯经过连年征战，不仅未能达到扩疆拓土之目的，反而屡遭败绩，使以往的优势地位丧失殆尽。新教联盟面临着土崩瓦解。联盟内部要求和谈的声音占了上风。

倘若德意志交战双方就此罢兵，对法国将一无益处。多年来，黎塞留首相殚精竭虑、四处拨弄，就是想借此耗损哈布斯堡王朝的元气，以使法国胜过诸强，称雄全欧。时下，德国皇帝并未遭受大的损失，如此轻易收场，法国怎能甘心。于是黎塞留一面鼓动瑞典出兵援助新教诸侯，一面则派弗盖尔到德意志合纵连横。

萨克森公国和勃兰登堡公国是德意志新教联盟中两个最重要的成员。几经战败，萨克森侯爵已无心恋战，遂成为主和派的代表。勃兰登堡侯爵虽然反对议和，主张血战到底，但应者甚少，自

己孤掌难鸣，遂处于不战不和状态。弗盖尔审时度势，把萨克森公国当成主攻目标，他心中明白，该公国态度转变，主和派就失去了主心骨，新教联盟就能重新向天主教联盟开战。弗盖尔首先来到了萨克森的中心城市德累斯堡，以重金收买了侯爵的军师季曼乌斯，并许诺说只要他能使萨克森公国放弃和谈，法国保证他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狡猾的季曼乌斯派人刺杀了侯爵唯一的儿子，然后嫁祸于德皇，并散布说：新教有意和谈，但是德皇和天主教却无心罢兵，意在把新教诸侯赶尽杀绝，萨克森公国首当其冲。季曼乌斯又适时安排弗盖尔同萨克森侯爵会面。弗盖尔对侯爵因势利导，向其阐明和谈无异于坐以待毙，与其引颈等死，不如拼死一搏。法国将保障充足的军费，瑞典大军将从北向南掩杀过来，法国届时兵伐德皇，天主教联盟必败无疑。弗盖尔的一番努力终见成效，萨克森侯爵同意与天主教联盟血战到底后，弗盖尔又以金钱为先导，极尽输血打气、煽风点火之能事，使其他主和派新教诸侯放弃和念，磨刀霍霍准备重新与天主教联盟厮杀。

法国情报机关一方面为新教诸侯输血打气，另一方面则开始在天主教内部广施离间计，挑拨德皇与三军统帅华伦斯坦的关系。华伦斯坦文武双全，能征善战，是天主教联盟中最大的功臣。弗盖尔派人在天主教诸侯间散布说，华伦斯坦雄心勃勃意欲削藩抑邦，改变诸侯并存之局势，建立大一统帝国。弗盖尔的此番散布正切中天主教诸侯心中之忌。历史原因所致，德意志各路诸侯自成一统，独揽大权，皇帝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象征，各路诸侯已习惯于在自家邦国之内设朝听政，他们怎能允许华伦斯坦来实现大一统呢？于是天主教诸侯纷纷上书皇帝，以秽言恶语弹劾华伦斯坦。德皇见众怒难犯，只好解除华伦斯坦的兵权弗盖尔此时又乘机联络华伦斯坦，希望他能为法国所用。

时隔不久，新教联盟卷土重来，瑞典国王又率大军在德意志北部登陆，德皇无奈只得重新启用华伦斯坦。对皇帝心存芥蒂的华伦斯坦不肯用心用命，一边打仗，一边与弗盖尔进行谈判。结

果阴谋被发现，德皇下令刺死了华伦斯坦。

1642 年底，法国军队在战争胜局未定之时，黎塞留由于处心积虑，积劳成疾。他幕前幕后规划欧洲政治版图，原指望为法国争得执欧洲牛耳之地位，怎奈天不遂愿，不久撒手尘寰。但是，作为一代谍报大师，他却以“开山鼻祖”的角色，筑起了法国秘密情报战争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衣钵传人

黎塞留离世而去，这对于体弱多病，生性懦弱的路易十三来说，就等于失去了主心骨。仅过 5 个月，这位魁儡国王也圣驾归西。尚不足 5 岁的太子继位，称路易十四，当朝政务自然就由接替黎塞留首相职务的马扎然主理。黎塞留赖以治国平天下的谍报机构又成为马扎然手中的一张王牌。法国秘密谍报史进入了“黎塞留后时期”。

红衣主教马扎然本是意大利人，是罗马教廷的要员。1630 年法国同西班牙交恶，罗马教廷出面交涉，马扎然奉教皇之命赴巴黎斡旋。当时的法国由于国势日渐强盛，已不愿和着罗马教廷的音乐跳舞，宫廷之中更有人主张将罗马教皇排除于法国宗教事务之外。作为天主教最高精神领袖的教皇，不愿看到法国称雄欧陆，有意拉拢西班牙抗衡法国的崛起。马扎然奉命出使巴黎，一方面是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另一方面是考虑在法国宫廷里寻找一位效忠教皇的秘密代理人，以便把法国做出的任何不利于罗马教廷的举措反馈给教皇。来到法国后，马扎然经常出入宫廷，很快就与黎塞留结交。

黎塞留理事之精明令马扎然折服，而马扎然的天赋与机敏也深得黎塞留青睐，两位惺惺相惜的红衣主教成了莫逆之交。马扎然于是便留居法国，把教皇交给的使命抛到了九霄云外。他先是拜黎塞留为师，又于 1639 年加入了法国国籍，不久由黎塞留保举

任枢机主教之职。

马扎然虽身居教职，却六根未净，与王后安娜心心相印，还做了太子教父。因此在黎塞留去世的第二天，他便接掌了先师的权柄。在路易十三国王驾崩之后，马扎然更以幼王教父、当朝宰相和摄政太后情夫的三重身份，权倾朝野。

马扎然虽然大权在握，对朝廷却是别无二心，全力辅佐幼主路易十四，一是为了秉承先师未竟之业，二是对红粉知己的相知之恩图以回报。他只顾加强王室权势，纵是损及名门显贵也在所不惜，终于酿成“投石党”运动巴黎群众用投石器攻击马扎然拥护者的住宅，因此称之为“投石党”。

“投石党之乱”的起因是马扎然逮捕了巴黎最高法院的一个深受人民爱戴的法官。暴乱的民众在巴黎街道上筑起防御工事准备作战。接着，指挥外省军队的王公贵族也发动叛乱。马扎然同时要同四种敌人作战：巴黎的民众、巴黎法院、不满于被排挤出政府的大贵族、以及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由德意志回国的军队。西班牙也趁机于 1649 年入侵法国南部。

形势危急，险象环生。马扎然手中已没有可调遣的军队。叛军一度控制巴黎，马扎然两次被迫逃往国外。在穷途末路之际，他想起了先师黎塞留的教诲：“谍报机构是耳目，当耳不聪目不明的时候，一定是没有发挥好谍报机构的效用。”由于疲于应付形势，他一时竟把秘密谍报机构忘在了脑后。想起先师的教诲，马扎然茅塞顿开，仿佛胸中有了十万雄兵。他改组了谍报机构，突出对内职能，任命自己的亲信昂迪迪主教为谍报机构负责人。谍报机构，这架一度失灵的国家机器又重新行动起来了。

昂迪迪主教迅速在教会内部招募了大批谍报人员。这些间谍教士利用宗教身份为掩护向叛乱者发起了秘密攻势。他们首先挑起叛乱贵族间的内讧，使其自相残杀。

孔德亲王在各股反叛势力中力量最为强大，他曾经是领兵统帅，为国王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现在因不满马扎然的统治起